

朝圣的囚徒

姚 艮 著

中国最后一个前苏联劳动营亲历者的绝笔
中国版《古拉格群岛》



群众出版社

朝圣的囚徒

姚 艮 著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圣的囚徒 / 姚艮, 姚立文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014 - 5022 - 0

I. ①朝… II. ①姚…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1385 号

朝圣的囚徒

姚艮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 8.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022 - 0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zbs@cppsup.com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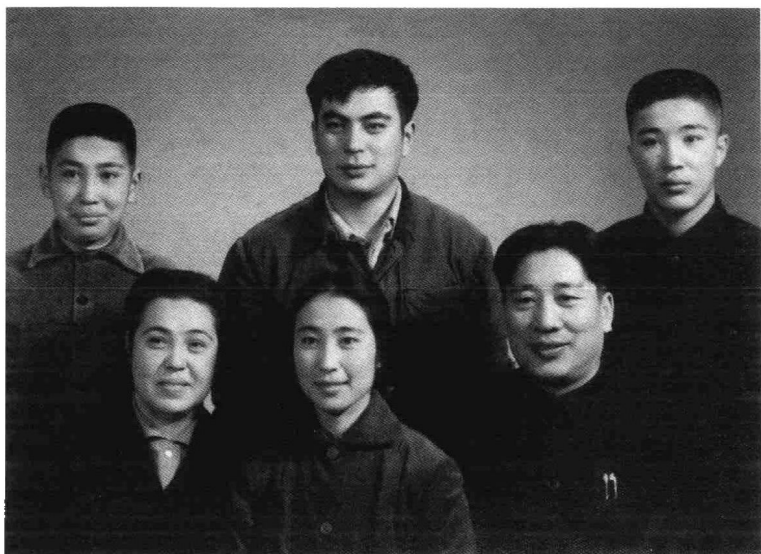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姚艮与夫人张春燕（2006年）



1966年姚艮（前排右一）全家合影



1985年8月在吉林视察工作。右二为姚艮，右三为时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沛霖，右四为时任吉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谢安山



2005年姚艮全家合影



2006年女儿姚立文（中）陪同父母游览北京昌蒲公园

目 录

- 一 到圣地去 / 1
- 二 初见隋老爹 / 6
- 三 关进伯力监狱 / 13
- 四 绝食 / 25
- 五 押进劳动营 / 35
- 六 码头搬运夫 / 42
- 七 邂逅索妮娅 / 50
- 八 菲基索夫队长 / 56
- 九 捕捞初捷 / 65
- 十 打大马哈鱼 / 71
- 十一 洛孜姑娘 / 76
- 十二 菲基索夫的眼泪 / 83
- 十三 冰上筑路 / 89
- 十四 好朋友滨涅尔 / 98
- 十五 抢险 / 106
- 十六 共青团城 / 112
- 十七 黑把头孙九爷 / 117

- 十八 包达利渔场 / 126
- 十九 伯力递解站 / 136
- 二十 卡里干达奇遇 / 144
- 二十一 书呆子范家撰 / 149
- 二十二 荒漠架桥人 / 162
- 二十三 老英雄黑老爹 / 167
- 二十四 沃尔库塔矿工 / 177
- 二十五 惊天矿难 / 188
- 二十六 科米筑路工 / 194
- 二十七 齐必由劳动营 / 204
- 二十八 隋老爹的嘱托 / 214
- 二十九 释放 / 223
- 三十 流浪圣城 / 229
- 三十一 回家 / 241

附 录 作者小传 / 246

后 记 / 250

一 到圣地去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我终于领到了出国签证。可我突然从伯父眼里看到了他依依不舍的心情，顿时觉得自己像小孩子一样舍不得离开年近多病的伯父了。

伯父的一生非常坎坷。他读过私塾，读过许多诗书。他的记忆力很好，可以一连几小时讲历史故事，也可以背诵许多古诗、古文。他写得一手很好的字，是位研究书法的行家。他在读了孙中山的一些言论和文章后，冒险参加了兴中会。一九一二年他当了参议院议员，在反袁世凯的斗争中几乎丢了脑袋。以后他又反曹锟，反吴佩孚，反张作霖，被通缉，逃到天津法租界……最后逃到广州参加了孙中山的北伐准备工作。他秘密地回到北京，又被通缉，逃回东北家乡……后来的一切都使他感到失望。他患了偏瘫症……在患病期间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俄国革命的成功鼓舞着他，他希望自己的后代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我和我的堂弟就是在他最先的启示下参加共产党的。

我一夜没有睡，天刚亮就走到外面。清凉的九月晨风吹拂着

我。一想到今天就要离开伯父到外国去，我长长叹了口气。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从一丛丁香树后传来伯父的声音：

“你马上就要出国，该办的事都想好了吧？去了要先抓主要的事去做。第一，你们组织的民族义勇军总要有人来领导，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你们要有个后方供给你们武器弹药和收容治疗伤病人员；第三，你们要学习政治、军事等起码知识。到那里以后，首要的是先办好这三件事！”

“我明白。如果顺利，有两三个月，最多半年就会办妥的！”

“我看你还是把事情想得复杂一点儿，想得困难一点儿，免得到时候不顺利灰心丧气！”

我点着头，呆呆地看着他那年迈弯曲的身体，看着他那一绺绺被晨风吹拂着的白发。

“您多保重身体，我到那里后会捎信给您的。我想，苏联共产党会言行一致来帮助我们！”

“但愿如此！”伯父用目光打量着我，半天才补充道：“遇事多从困难的方面想一想，人生不如意的事总占十之八九！只有遇到困难挫折不灰心不堕落的人，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又看了看我，微笑着说：“看来你很有信心。做事有信心就好。有个不动摇的信念支持着你，你就会有在人生的荆棘中找到出路！”

“您放心吧，我都记住了。”我认真地点着头。

回到屋里，伯父把他身上穿着一件厚厚的棕黄毛衣脱下来。

“这是当年我在广州买的，你带着吧，天冷就穿上它！还有，与你们同船去的有一个叫李振亭的华侨，我给了他三十元钱，到苏联后他会给你换成卢布，可解决一段时期的食宿费用。”

我流着泪，把毛衣接过来穿在身上。在以后的岁月中，就是这件毛衣，严寒中救过我的命，万分失望中给过我力量！

“我走以后您怎么办呢？回双城老家还是到北京去？”

“双城已被日本人占领了！到北京去？在那里我又能干什么呢？如果我不是半身残废，还可以勉强做个识途老马。可在这里也不那么好待，目前这个黑河市……”伯父苦笑了，接着说，“马占山，

就是当年占山为王的那个马小个子，他当红胡子，抢劫、绑票、发横财……然后投降当官，成了黑河地区的骑兵旅长。日本人打到沈阳，打到卜奎、哈尔滨，他突然被少帅任命为黑龙江省的督军、省长……他投降了日本人，又成为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就是这样的一条变色龙、发国难财的红胡子，竟成了抗日的英雄！今后，赶走日本人，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人了。”

在海关码头，我们终于坐上了一只小船。和我同行的老李原是呼海铁路的司机，也是个中共党员。

小船离岸以后，我养的两只猎犬也跳进水里在船旁游着，船划到江心，水很急，狗还在追着，这时我听见岸边传来伯父嘶哑的喊声，狗被伯父唤回去了。船越划越远，伯父依旧立在江边，两只狗依偎在他脚下摇着尾巴。泪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虽然只是一江之隔，我已离开了祖国和亲人。

我转过身，看见渐渐靠近的对岸，屋顶上的红旗随风飘扬，在阳光下镰刀和斧头熠熠生辉。我和老李摘掉帽子向红旗致敬。我们终于来到列宁的故乡——社会主义的苏联，全世界无产者仰慕的地方。我和老李激动得禁不住欢呼起来。

我们登岸了。没有亲人、朋友迎接我们。同时，我发现那些戴绿领章、戴着顶上有犄角尖儿缀着红星的帽子、穿着下摆拖到脚面的灰色军大衣的边防军人，对我们这些朝圣者，似乎有一种怀疑、厌恶与敌视。我们向他们点头问好，他们却报以冷漠甚至嘲讽的目光。

我们等待着检查。他们正在对那些比我们先过江来的华侨工人、小贩搜身，甚至叫他们脱下裤子，看他们是否贴身还藏有什么东西。鞋子被脱了下来，用锤子敲打着，翻来覆去地摆弄着，用刀子撬开鞋底掌……最后边防军人不耐烦地叫道：

“巴绍啦！巴绍啦！（俄语：滚）”

轮到我们的了。我和老李被上下打量着。他们用傲慢的声调问道：

“你们是念书的？来苏联干什么？谁派你们来的？”

我们的物品一件件被那位边防军官仔仔细细地摸着，我的一件白色衬衣也被拿到阳光下透视着。他注意到我不满的脸色，又重复问道：

“你们来干什么？负有什么任务？你们的东西里面藏着什么？”

“什么也没有。我们是抗日的，是要打日本鬼子的！”老李笑着挥着手亲热地走上前去，要和那位军官握手。军官斜着一张蔑视的脸，向后退了一步说：

“你给我坐在那里！抗日的？为什么不在你们自己的国家抗啊！难道我们这里有日本人吗？真有日本人来，我们也不会求你们这些懒虫、胆小鬼帮助的！”边防军官用俄国话夹杂着怪腔怪调的中国话指手画脚地说着，嘲笑着。接着他斜着眼打量着我，把我带去的两个大白面包用手掂着，鼻子里抽着气嗅着……笑着问道：

“你说实话，这里面藏着什么？带这面包是干什么用的？难道我们这里没有白面包？”

他一面说着一面用刚才撬皮鞋底的刀子把面包切成两半，然后把半个面包举起来，审视着，又像警犬似的抽动着鼻子嗅着，说道：

“这半块面包我们要留下化验！是的！这毫不奇怪。最近有些中国毒贩子把毒品掺在面包里……”他把半个面包用报纸包好放在一边。他拿起我的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问道：“里面写了些什么？我们要留下仔细检查。”这使我很激动，因为这笔记本是我为伯父写的一部自传。里面有他从小经历，有他经历过的官场故事，有他与袁世凯、吴佩孚和张作霖这些人斗争的情况，更多的则是他坎坷不幸的遭遇。

“不能给你们！这是我最最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这时老李跳起来，把笔记本夺过来还给我，慷慨激昂地说：

“这是他的著作，里面写的是我们中国人，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

“嘿！你们中国人也有革命家？还是老一辈的？笑话！”那位军官又把笔记本抢回手里说，“这里面一定是反革命的宣传，我们要扣下检查……你们的护照也留下，一星期后来取！巴绍啦！巴绍啦！”

就这样，我们上了“朝圣”的第一课。

二 初见隋老爹

我们走在海兰泡的街上。“海兰泡”是这块土地当年还属于中国时的名称，现在用的则是一位沙俄占领将军的名字，叫布拉戈维申斯克。

城里没有几家开门的商店，更没有摆摊叫卖的商贩。人们在游荡着，似乎在寻找着什么！这时跑过来一个十来岁的瘦瘦的孩子，他哭着叫着：

“瓦尼亚叔叔，你们好！给点东西吃吧！”

“巴绍啦！巴绍啦！”老李一肚子气撒在这孩子身上。

我把装着面包的口袋打开。瞬间，那孩子神速地抢走袋子，跑了。

老李气得直骂娘，想去追赶，只见那个抢走了面包袋的孩子已在街对面与两个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孩子分食着。他们的嘴不停地嚼着，同时做着鬼脸叫道：

“瓦尼亚叔叔！谢谢你们的礼物！”

以后我们才知道，在远东，每个中国人都被嘲笑地叫做“瓦尼

亚”，每个岁数大点儿的都被叫做“瓦尼亚叔叔”。因为俄国人的童话、俗语中都有叙述傻小子瓦尼亚的故事。瓦尼亚——伊万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专用代名词了。

我和老李商量着怎样去找苏联共产党，商谈着我们要求帮助抗日的问题。

“当然应当去找市党部，先把关系接上，然后再谈咱们的请求，这是组织原则！”老李边说边向遇到的中国人打听市党部的地址。

在挂着市党部牌子的高大建筑物门前，卫兵把我们挡住了。我们用半生不熟的俄国话解释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求见市委负责同志商讨抗日问题。

卫兵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以故作郑重的语调说：

“你们找错地方了！瓦尼亚，你们真要抗日还是回到中国那边去！这边没有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早被我们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从远东全部赶走了！巴绍啦！巴绍啦！”

我们屈辱地离开那里。老李咕哝着说：“像什么话，哪有一点儿国际主义味道！这些沙皇余孽！”

“不能这样说，”我说，“我们没有什么介绍信，也不认识什么人，谁会相信我们是抗日的，是共产党员，是来请求国际援助的！”

“那你为什么在黑河没有想到这些？真的，还不如和小张那些人一样，先找苏联领事去联系，经他们介绍，那就好办了！”老李说。

在大街上走着走着，肚子有些饿了，可面包早被抢走了。夕阳西下，还没有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老李在一个小饭馆跟前停住了，用鼻子嗅着。他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好了，你看开饭馆的一定是咱们中国人。咱们可以去混顿饭吃，也可以打听个门路。比如怎样找个住处，怎样找个通情达理的中国人。最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同志遇到同志没有谈不拢的。”

正在这时，从小饭馆里走出几位青年人，热情地招呼道：

“老李、老姚，你们怎么也来了？你们不是下决心要到绥滨、

合江去打游击吗？”是小杨易和汤问庸等三四个人。

我们喜出望外。他们都是从哈尔滨、沈阳来到黑河的学生。我们曾在一起开过会，搞过宣传，写过传单、标语，为抗日募过捐。我们曾有过分歧。他们说打游击是冒险，要先有外援后才能自力更生。我们则主张先干起来，组织起来，在打仗中锻炼学习。最后他们去找苏联黑河的领事，由领事介绍到苏联学习。

当杨易、汤问庸得知我们走投无路时，立刻说：

“走！我带你们到东方工人俱乐部去。那里有位马尔丁诺夫同志，是中共老党员。他在东方大学读过书，是苏共中央派到远东来的。俱乐部里还有一大批东方大学来的中共老同志。金尼索夫、古略夫、施蒂班诺夫……还有老游击司令山东隋老爹……走，走！我们给你们介绍介绍，他们会给你们安排住处的，会供给食宿，也会安排学习和工作的！”

东方工人俱乐部设在靠近黑龙江岸边一条僻静的街上，可能是沙俄时代遗留下来的剧院，二层楼，楼下大厅能容纳四五百人，还有两个较小的房间，里边摆着一些书籍和杂志。二楼有好几个明亮的大小会议室，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桌椅、凳子，看来是从不同的人家或关了门的旅店里弄来的。

我们走上楼。一间大房子开着门，里面坐着许多各种打扮的中国人。

在讲台桌的正中坐着一位穿军服的人，身上披着灰色军大衣，桌上放着带犄角的有颗红星的帽子。他身边坐着一位老人，穿着一身黄灰色的呢子军服，正在讲当年打游击的故事。他目光熠熠，正讲得有声有色。

“杜洛夫同志！他们两位是我们在黑河组织抗日的伙伴。”杨易迈进房门介绍我和老李。

杜洛夫伸过一只大手和我们紧紧相握，并把身边那位老人介绍过来：

“这位是咱们远东有名的老头队的英雄，当过游击队大队指挥员，当过远东红旗军的团长，大家都叫他隋老爹。现在退休了，在